

抵抗、诱惑与不安：“物叙事”视角下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鼓

吴钰雯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1日

摘要

21世纪的“物转向”思潮使得文学文本中的“物”逐渐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文章以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中篇小说《黑暗之心》为研究文本,从“物叙事”的视角出发,聚焦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鼓声,深入探讨鼓作为“文化之物”、“生命之物”和“本体之物”发挥的三种叙事功能及其传达的深远主题意涵。揭示出鼓在小说中不仅仅是背景音效,更是具有实体性和能动性的存在,在叙事进程中发挥了核心的推动作用,展现了非洲黑人文化对白人构建的文明秩序的抵抗性和对殖民者内心深处的欲望的诱惑性,暴露了殖民者面对殖民真相和道德堕落时内心的不安,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之间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

《黑暗之心》, 约瑟夫·康拉德, “物叙事”, 鼓

Resistance, Temptation, and Unease: Drums in Joseph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ject Narration”

Yuwen W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April 19, 2026; accepted: May 11, 2026; published: May 21, 2026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turn to thing” in the 21st century has gradually drawn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

“object” in literary texts. This study takes Joseph Conrad’s novella *Heart of Darkness* as its primary text, examining the recurring drumbea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ject narration”. It thoroughly explores three narrative functions of the drum as a “cultural object”, “living entity”, and “ontological being”, along with their profound thematic implication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drum in the novel serves not merely as background ambiance, but rather as an embodied and agentive presence that drives the narrative momentum. It manifests both the resistance of African Black culture against the Eurocentric civilizational order constructed by white colonizers and its seductive allure towards the colonizers’ inner desires. Simultaneously, the drum exposes the colonizers’ psychological unease when confronting colonial realities and moral degradation, thereby profoundly illuminat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objects”.

Keywords

Heart of Darkness, Joseph Conrad, “Object Narration”, Dru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1902)是英籍波兰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极负盛名的中篇小说,该小说的故事背景与作者康拉德在1890年驾船驶往非洲刚果的真实经历相吻合,作者借主人公马洛寻找白人殖民者库尔兹的非洲之旅,投射自己内心的反思,深刻思考了人类文明与人性这一主题。

作为英国文学史上现代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黑暗之心》从上世纪至今一直不断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评论,主要集中在叙事学、象征主义、殖民主义、解构主义、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等视角。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觉视角,《黑暗之心》采用双重叙述者嵌套式叙事,在叙事技巧和形式上的创新成为它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学者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分析小说中的叙述者、目标读者与理想读者、框架叙事模式、语象叙事以及幽闭空间等方面,揭示了小说复杂的叙事结构及其对主题的深化作用。除了对叙事手法的高超运用,康拉德在创作过程中也非常重视象征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他认为“所有伟大的文学创作都是象征,只有通过象征,才能获得复杂性、感染力、深度和美感”[1]。因此,学者们都十分关注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姚兰、王颖(2003)剖析小说中颜色词黑与白的象征意义,黄长萍(2013)则解读小说中水的象征作用,这些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小说内涵的理解。在殖民主义的视域下,郑燕(2004)和李京平、蒋学清、胡志先(2006)等学者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非人道本质及导致的道德堕落。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王美萍(2004)和殷耀(2009)分别发现了小说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对二元性的解构,颠覆传统殖民主义叙事逻辑与思维模式。张璟慧(2009)、安宁(2016)等学者将《黑暗之心》与美学、伦理学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研究,从中国古典美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解读小说,胡壮麟(2023)从语言学人的视野出发,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意义理论,并结合陈望道先生提出的指导写作的“六何”理论阐释小说,拓展了小说研究的边界与深度。除此之外,不少学者从“经典重写”和互文性的角度切入,将这一经典之作与其他文学文本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作品间的传承与创新以及对殖民历史的反思。

《黑暗之心》在叙事学、象征主义、殖民主义、解构主义、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等多维度展现出丰富多元的研究价值,但这一意涵丰富的作品仍有诸多新角度与方法值得进一步探索。小说中的“声、光、影、色都被作者赋予多重象征意义”[2]。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以小说中的“声”为切入点,

关注《黑暗之心》中反复出现的鼓声。鼓作为能发声之物，在小说中往往以声音的形式出现，因此鼓既是一种视觉符号，也是一种听觉符号。尹晓霞、唐伟胜提出“物”在文学叙事中可能承担三种叙事功能：1) 作为文化符号，映射或影响人类文化；2) 作为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作用于人物的行动，并推动叙事进程；3) 作为本体存在，超越人类语言和文化的表征，显示“本体的物性”[3]。本研究将从“物叙事”的视域出发，探究小说中的鼓承载的叙事功能及其传达的深远主题意涵。

2. “这原始而又奇异的声音”：鼓作为文化的“物”

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和生物前沿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类进入了后人类时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塑造了人与物质世界相处的新形态，重新定义人与周围物质环境的关系。在“后人文主义”和“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背景之下，“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应运而生，这是继“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之后，国内外人文研究呈现“物转向”(Turn to Things)，或称“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的新趋势。如今，物研究成为一个新兴的热点，这一转向旨在“打破人类中心论与本质主义偏见，回到物本身，相信物自体的存在，承认物的力量，追寻物的本真，旨归于人/物平等，实现物的生态主义”[4]。“物转向”给文学叙事理论和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视角，学者们不再仅仅把“物”看作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而开始深入挖掘“物”在文学文本中的叙事功能。

尹晓霞、唐伟胜认为“任何叙事作品中都有各种形式‘物’的存在，包括动物、植物、矿物质、生态系统、风景、地方等”[3]。在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中，马洛乘坐的汽船、通往非洲腹地的河流、黑暗无垠的茫茫荒原都是“物”的体现，除了这些视觉之物，隆隆的鼓声似乎一直是叙述者马洛讲述的故事中不可忽视的背景音，这一听觉背后指涉的“物”是黑人的传统乐器非洲鼓，“鼓是非洲黑人乐器世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黑人文化的一种象征”[5]。

唐伟胜指出，“物”的第一个叙事功能是“作为文化符号，映射或影响人类文化”[3]，“文化之物”具有象征意义。《黑暗之心》中的鼓在叙事中成为了一种符号，被用作文化、历史、社会的隐喻，鼓声是非洲土地的“心跳”，象征着未被殖民化的原始力量，它不再是被动的环境元素，而成为叙事的参与者，不仅忠实地呈现出传统的黑人文化，还反映了非洲本土文化对欧洲殖民文化的抵抗性。

“有时候，一个正扛着重载的脚夫会忽然倒下，于是他就这样在路旁的深草中安息了。天空和大地都沉默无声，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已经喝空了的葫芦和一根他曾经用过的长棍。也许在某个宁静的夜晚，远处会传来一阵颤动的鼓声，时而低沉徘徊，时而高亢激昂；那鼓皮的颤动似乎有着穿透灵魂的力量，从夜色中凄迷的饮泣，渐渐弥漫成雷鸣般的回响，充满整个天地。这原始而又奇异的声音，仿佛是一种倾诉，也仿佛在暗示着什么——也许和基督教国家的钟声有着同样深切的含义”[6]。

鼓是传统黑人社区仪式活动中最重要的乐器，它以强烈的音乐表现力来制造活动的气氛，常常被用在大型群体化劳动场面、宗教祭祀活动以及大量社会规范和仪式场合，与黑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与同时期欧洲制作精良、音色丰富的西洋乐器不同，受制于非洲原始的生态环境，“黑人制作鼓类乐器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往往十分简陋：把一根圆木从中掏空，或摘取一只大型葫芦，或采用几个土制的容器，或者用一个箍将几根木条固定，再钉上皮膜就制成了鼓”[5]，彰显了非洲原始的本土文化。

在小说中，远处传来的“一阵颤动的鼓声”正是非洲丧葬文化中鼓的本土应用写照。在非洲刚果，黑人遭受当地白人殖民者的残酷压榨，每天被迫赤脚搬运重达六十磅的货物，最后因超负荷劳累而接连倒下。作为非洲文化记忆的物质性载体，鼓声以穿透丛林的震颤节奏，承载着黑人社群对受压迫者的悲怆悼念，每一声击打既是血泪的回响，更凝结为对殖民暴政的无声控诉，这种原始乐器通过其共振的物质性，将失语者的集体创伤转化为具有反抗张力的抵抗符号。鼓声不再是单纯的背景音效，而是具有实

体性的存在，它来自非洲丛林深处，以具体的节奏和强度渗透到殖民者的感官中，形成对殖民者心理的直接冲击，令马洛联想到象征着白人宗教文化的“基督教国家的钟声”。这鼓声承载着非洲人民对逝去黑人生前遭受苦难的深切哀悼，以及对他们能在来世获得幸福的诚挚祝愿，它那原始质朴却又神秘独特的韵律，和白人心中庄重而美好的教堂钟声一样拥有震撼人心、触动灵魂的巨大力量，引发了以马洛为代表的白人群体对殖民文化的反思。

除此之外，鼓这一非洲传统之“物”还成为了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冲突的具象化载体，在小说中洋溢着一种神秘色彩。

“然而在那森林深处，峥嵘的山峰犹如黑色巨擘，无数红色的微光在起伏的峰峦间明灭闪烁——那显然是库尔兹的信徒们在他们的扎营地燃起的篝火。此刻，他们也正怀着不安的心情彻夜守望。一面大鼓发出单调的咚咚声，使夜空中充满了沉闷的轰响和经久不息的震颤。在那黑如漆、密如墙的丛林后面，许多人正各自吟唱着一些怪异的咒语；这持续不断的吟诵声就像嗡嗡离巢的蜂群一样萦绕在我耳畔，对我那本就不太清醒的头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催眠作用” [6]。

黑人在击鼓的过程中，还会“吟唱着一些怪异的咒语”，这些无法被白人理解的语言甚至对马洛“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催眠作用”，“在传统黑人的观念里，普遍认为通过念咒语或者举办某种特定的仪式便可求得超自然的力量” [5]，这一文化价值观与维多利亚时期西方人追求科学理性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反映了黑人对白人殖民者建立的文明秩序的抵抗，鼓的超自然神秘色彩象征着欧洲殖民者无法理解、更无法掌控的“他者”世界。在“物叙事”的视角下，鼓这一“文化之物”象征着非洲原始又神秘的传统文化，彰显了非洲人民对欧洲殖民的抵抗性，成为反殖民叙事的物质载体。

3. “不断地接近那黑暗的中心”：鼓作为生命的“物”

在拉图尔(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视域下，人类和“物”被纳入同一张复杂且动态的网络之中，共享着行动者的身份，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简·本妮特(Jane Bennett)深受拉图尔观点的启迪，力图打破传统观念中“物”作为被动客体的局限，强调“物”和人类一样具备施事者的潜能，拥有独特的行动力量与主体性，“物”不仅可以促进或阻碍人类计划，而且还有自己的运动轨迹和天性，她把“物”的这种施事能力概括为“物的力量”(Thing-Power)。

唐伟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理论内涵，并进一步将其延展至叙事领域，精炼地总结出“物”的第二个叙事功能是“作为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作用于人物的行动，并推动叙事进程” [3]，“生命之物”能够作用于人物行动、推进叙事进程。在《黑暗之心》中，鼓是具有积极能动性的“物”，它具有穿透力的鼓声成功唤醒了以库尔兹为代表的白人殖民者早已尘封于记忆角落的野蛮本性，那些被文明的外衣勉强掩盖的对物质财富赤裸裸的渴望，以及对殖民权力无尽的贪欲，在鼓声的持续煽动与鼓噪下被持续激活并放大。库尔兹们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决心踏入非洲大陆那神秘莫测、充满未知的黑暗腹地，踏上了一条以殖民掠夺为目的的不归路。

“我只是极力想要打破那道魔咒——那来自荒野的巨大而无声的蛊惑；似乎正是那诱人的魔咒，唤醒了他早已遗落在记忆深处的野蛮本性，让他重新记起了过去曾经饱履的那种恣肆的激情，从而把他拉入了荒野那无情的怀抱。我相信，正是这魔咒驱使他一路向前，来到森林边，走进原始的丛林中；驱使他奔向了那闪烁着篝火、回荡着隆隆鼓声和奇异的嗡嗡诵祷声的地方——正是这魔咒诱出了他灵魂中最狂纵的一面，让他胸中的欲念无限地膨胀，膨胀——直到天地不容，神怒人怨” [6]。

英国作为当时最强的殖民帝国，是文明与进步的代名词，在英国人的眼中，非洲殖民地不过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等待着他们去开发、去教化。而库尔兹，这位悲剧性的主人公，便是以慈悲、科学和进步

的使者的高大形象踏上非洲的土地，他声称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人道主义使命，要为当地黑人传播先进文明，改善他们的生活，改造他们那被视作未开化、野蛮的世界。然而，这不过是一场精心粉饰的骗局，库尔兹的真实目的与行为，与他所宣扬的高尚理想背道而驰，在非洲的土地上，他肆无忌惮地实施奴役与剥削，将黑人当作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

在小说的叙事脉络中，鼓扮演着一个极具能动性、积极主动的施事者角色，它那沉闷而强烈的鼓声击溃了库尔兹的内心防线，勾起了他对象牙的强烈欲望以及对权力的无尽渴望，这股力量将白人殖民者内心深处那些贪婪、膨胀的欲望具象化为一种有形有声的物质存在。在这个过程中，“物”与人类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原本被人们视为被动、静默的“物”，在此刻掌握了主动权，成为主导力量，而原本自诩为世界主宰的人类，却沦为被动的响应者。这种角色的颠倒，恰如其分地揭示了白人殖民行为背后的荒谬与非理性，让那些所谓的高尚事业与理想，在这连绵不绝的鼓声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直至最终崩塌、瓦解。

此外，鼓还推动了小说叙事的进程，在它那经久不息、震撼人心的鼓声的不断叩击下，马洛被一步步引向非洲大陆的腹地，踏上了寻找库尔兹的艰难旅程。在这段充满未知与危险的旅程中，马洛的内心世界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以往对白人与黑人文明和人性的认知，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与误解，在鼓声的涤荡下逐渐瓦解。马洛的思想，在这场深入非洲腹地的冒险中，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探索与重塑。

“我们就这样渐渐深入，不断地接近那黑暗的中心。那里非常宁静。夜里，有时候在丛林的深幕后会响起一阵阵鼓声，咚隆隆地一直传到上游很远的地方；那隐约的鼓声经久不息，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回荡，直到东方天际露出第一缕曙光。那彻夜的鼓声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战争，还是和平？抑或是某种祈祷？我们谁也说不清”[6]。

在非洲大陆那片宁静而广袤的荒原之上，彻夜回响的鼓声显得格外突出，它仿佛拥有了某种魔力，紧紧地抓住了马洛的注意力，引发了他内心深处的思考。在这鼓声的触动下，马洛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关注黑人的处境与内心世界，他第一次意识到，黑人并非他曾经认为的那些愚昧、没有自我意识的野蛮人，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情感与诉求，同样渴望在连绵不断的战乱与残酷的压迫之下获得片刻的和平与安宁。这标志着马洛思想转变的开端，为后文中他更为深刻的反思与觉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物叙事”的独特视角来看，鼓这一“生命之物”在小说中不仅影响着人物的行动，诱惑着白人殖民者深入丛林腹地，对黑人进行奴役与剥削，更以其独特的节奏与韵律，成为推动叙事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4. “征服了一切的黑暗之心在跳动”：鼓作为本体的“物”

比尔·布朗的“物理论”(Thing Theory)以“物”的实在性(Realism)为前提，认为真实的“物”存在于人类语言和文化脚本之外，考察“物”如何从语言和文化的再现中溢出，显现其独立而实在的“物性”(Thingness/Materiality)。哈曼则认为，真实的“物”是无限隐退的(Withdrawn)，因此无法用传统的“幼稚现实主义”(Naive Realism)的方式加以再现，幼稚的现实主义者认为自身的看法都是客观的、现实的，而哈曼关注“物”与其外显特征(Properties)以及“物”与其留给人的感觉(Sensuals)之间的巨大鸿沟去窥见神秘的本体之“物”，并借此实现恐怖的文学效果。

在二人的理论基础之上，唐伟胜提出了“物”的第三个叙事功能，即“作为本体存在，超越人类语言 and 文化的表征，显示‘本体的物性’”[3]。在文学叙事中，“物”的本体功能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考察作者如何运筹“物”与其语言文化表征之间的空隙来突显“物”的真相以及人与“物”的关系。在《黑暗之心》中，作者两次把咚咚的鼓声与人类心脏的跳动联系在一起，赋予人类“物性”。

“我心想，我也许永远都回不到那条汽船上了，我想象着自己孤身一人、手无寸铁地被遗弃在丛林里，直到须发苍苍，老死在无人知晓的荒野中——总之尽是些这类乱七八糟的念头。我还记得，我把那咚咚的鼓声错当成了自己的心跳，而且还颇感欣慰——因为它的声音又规律又平稳” [6]。

“这个幻影好像跟着我一同走进了那座大厦——随之而来的，还有那担架，那些抬着担架的憧憧鬼影，那些对他唯命是从的崇拜者汇聚成的狂野人群，那昏暗的丛林，幽深的河湾之间那段闪烁着波光的河道，以及夜色里咚咚的鼓声——那均匀而又低沉的节奏，就像是心脏的搏动——那是征服了一切的黑暗之心在跳动” [6]。

马洛身为白人，其心跳却被作者赋予了代表黑人文化的鼓的“物性”，当他幻想自己即将死于非洲荒野，规律又平稳的鼓声反而让他觉得安心，这反映了在幻想之外，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内心的不安。鼓声与心跳的交织象征着马洛内心的挣扎和冲突，在航程初期，马洛对旅途仍抱着理想化的幻想，对传说中英雄式的人物库尔兹怀有仰慕之情，迫切地渴望得见其人。他曾经以为殖民者肩负着向非洲传播文明的使命，帝国主义在非洲大陆扮演的是文明的赐予者，而非单纯的资源掠夺者角色。然而，随着航行的推进，马洛在跟当地的黑人接触之后才发现黑人的形象被白人殖民者“妖魔化”了，他们并非是可怕的敌人，马洛逐渐洞察到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地位落差，在非洲丛林的幽暗腹地，文明的黑暗中心，黑人个体被降格为无情感的工具，沦为可随意消耗的资源，在殖民体系的运作下，其人性与尊严被无情地践踏与忽视。他作为一个白人殖民者，来到非洲后看到了黑人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殖民行为的残酷性，这与他所秉持的文明和道德观念产生了矛盾。

在库尔兹去世一年后，马洛回想起库尔兹的时候仍然听到了如心脏般搏动的鼓声，就像他内心深处的良知在叩问和谴责，使他无法安宁，体现了他在面对殖民现实时内心的纠结和挣扎。马洛在非洲的亲身经历让他目睹了白人殖民者对黑人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为了象牙等财富不择手段，残忍地对待黑人。同时，他也感受到了非洲当地文化的独特性和生命力，如那强大的鼓声所蕴含的力量。这些经历使他开始质疑白人殖民行为的合法性和道德性，意识到所谓的“文明使命”只是一场虚伪的骗局，白人并没有给非洲带来真正的进步和改善，反而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和文化。在“物叙事”这一视域下，鼓这一“本体之物”揭示了白人殖民者在发现了殖民真相和产生道德堕落之后内心的不安，反映了作者对殖民者的批判和对殖民体系的反思。

5. 结语

《黑暗之心》这部经典之作，经由学者们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其丰富意蕴得以不断挖掘与拓展，彰显出强大的学术生命力。从叙事学、象征主义、殖民主义等传统研究路径，到解构主义、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等创新探索方法，学者们抽丝剥茧般地剖析文本，揭示其复杂叙事结构、深层主题内核以及独特艺术魅力，为理解这部作品构筑了坚实基础。而从“物叙事”的视角切入，聚焦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鼓声，更是开启了一扇全新且独特的大门，探讨鼓在小说中作为“文化之物”、“生命之物”和“本体之物”在叙事进程中发挥的功能。鼓声承载着非洲文化的根基与灵魂，象征着非洲人民对殖民暴行的无声抵抗；它以强大的能动性，唤醒殖民者内心深处的欲望，推动叙事进程，展现人性的复杂与挣扎；更在本体论意义上，超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凸显“物”的实在性与独立性，促使读者深入思考人与“物”的复杂关系。这一研究路径不仅为《黑暗之心》的解读开辟了新空间，还以文学研究的新范式探索经典文本的意蕴，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边界与深度，挖掘文学作品的深层价值。

参考文献

- [1] 侯维瑞. 现代英国小说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 [2] 黄长萍. 解读《黑暗的心》中水的象征意义[J]. 外国语, 2013, 29(S1): 33-34.

- [3] 尹晓霞, 唐伟胜. 文化符号、主体性、实在性: 论“物”的三种叙事功能[J]. 山东外语教学, 2019, 40(2): 76-84.
- [4] 张细珍. “物转向”背景下当代小说物叙事研究现状及新路[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21, 23(2): 69-76.
- [5] 李昕. 黑人传统音乐中的鼓文化研究[J].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1999(4): 48-53.
- [6] 约瑟夫·康拉德. 黑暗之心[M]. 李行宽, 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4.